



文·图◎阵雨

三家店我虽从未驻足，更谈不上深谙其中，但脑子里对三家店并不陌生。因总想来，便读了一些关于三家店的史料。我也曾在游历琉璃渠时，站在永定河南岸，向北岸的三家店久久眺望。我深知位于永定河畔的这个古村落曾是商贾云集的繁华渡口，也是通往山西、陕西、内蒙古的商道起点。史志记载，明清时期，这里聚集了200多家商号，有“京西第一村”之称。一些文字资料披露，如今的三家店，仍然遗存着煤栈、龙王庙、白衣观音庵、关帝庙铁铺寺、山西会馆等遗迹遗址。

我也天生命好，虽然双足对三家店街巷的

脉络不是很清，但从东街到中街，再转转悠悠到西街，总有热情的村民为我指点迷津。我深深感到，作为京西古道第一村，三家店虽然离京城最近，却没有被城市的功利与浮躁之风熏染，这里依然保留着淳朴的民风。这淳朴的民风，是立竿见影的，我刚刚走进村子60米左右时，便温润而来。

我向一位花白头发却精神矍铄、正在遛弯儿的古稀老人打听山西会馆、白衣观音寺等遗迹方位。老人听后执意要为我义务当向导。我是最怕麻烦别人的人，可老人说遛弯儿也是遛，我也就悉听尊便。



村中最古老的宅子之一

我们最先来到的是山西会馆。而今的山西会馆早已改成了三家店小学。

钢筋焊接的铁大门紧锁着。因是星期六，又是清明小长假，孩子们都没上学，会馆的院落安静极了。老人说，最南端迎面而视的建筑便是山西会馆。我隔门里望，见会馆坐南朝北，有正殿六间，前面三间为卷棚顶，后面三间为正脊吻兽式，房顶上的黄色琉璃瓦在阳光的映照下熠熠生辉。早先我去过城里的琉璃厂和永定河南岸的琉璃渠，深知黄色琉璃瓦只有皇家建制方能使用，可眼前小小的山西会馆怎敢如此胆大妄为和不懂规矩？老人对我说：

“山西会馆，是乾隆年间主理琉璃烧造的皇商赵邦庆所建，其因和皇家沾亲带故，因此才敢用黄色琉璃瓦覆顶。”我心想，是皇商就可以破了规则吗？倘若那些皇亲国戚都如此而为，天下岂不大乱？想归想，说归说，山西会馆黄瓦覆顶，是眼见的事实，其中的秘密，只有赵

邦庆和乾隆爷知道。但他们不知，时隔数百年后，这座多为山西商人议事和接待客商之用的会馆，却成了教书育人的公立小学。

山西会馆斜对面、近在咫尺的一座建筑群，便是我曾在书中看到的白衣观音庵了。

白衣观音庵，始建于唐代。庵坐东朝西，砖雕门楼，近前时，亦是大门紧闭。我哀叹今天怎么了？难道凡间有清明小长假，佛界也有休息日吗？好在身边的老人陪伴着，纵是不能朝拜观音，倒也了解了白衣观音庵的历史脉络。

老人讲：“白衣观音庵前殿3间为天王殿。正殿三间供奉着白衣观音菩萨。菩萨白衣白巾赤足状，是民间常见的一种观音形象。左右两厢为配殿。庆幸的是庵内至今还保存着两块清代石碑。一碑记述了清代重修寺院捐款的事宜；另一碑则记载了清代民众保持京西煤业畅通，组织修路等相关事宜。”

不能拜观音，亦不能亲眼目睹这座保存最好、且高规格的民间寺庙蕴藏的故事与文化，不觉有些郁闷。但老人滔滔不绝的讲解，让我心中却时翻卷着真情感激。我逗趣儿实也是发自内心地对老人说：“与您一起游三家店，就像在慈海中感受着一次难忘的航行。”

与老人说着笑着穿行在三家店的街巷中，也可以说是在跟着一部书行走。行走不远，又轻轻翻开了西街关帝庙铁锚寺新的一页。

可以说，在中国数不清的寺庙中，被称为铁锚寺的为数不多。三家店的铁锚寺有着它非同寻常的来历。据考证，1921年，由于京西煤矿业发展迅速，民国政府京兆尹（相当于首都市长）公署拨款30万大洋在三家店村西渡口处造大桥。大桥建设历时两年零八个月，1923年12月竣工通车。大桥的竣工，方便了往来的通行，也标志着靠船只摆渡的历史行将结束。于是人们便将渡口处的一只大铁锚供奉到了三家店西街的关帝庙，以祈祷福祉平安。从此，关帝庙就被人们称为关帝庙铁锚寺了。

来到关帝庙铁锚寺，大门依然是紧闭的。然而通过铁锚寺名字的由来，我高兴地看到了三家店百姓供奉铁锚的意义，也看到了他们追求安稳幸福的愿景。如今铁锚虽已不知去向，但巍然壮观的

永定河斜拉索大桥横跨永定河两岸，两岸的百姓安居乐业，这不正是当初人们心中愿景的答案吗？

参访三家店，眼见的是一座座紧闭的佛门。三家店最西处连接丰沙铁路的一座庙亦是如此。这座庙叫龙王庙。

老人说：“这座龙王庙，在京西数十座龙王庙中曾经香火最盛。它的正殿龛台上供着五尊龙神：东西南北四海龙神像以及永定河神像。在永定河流域的龙王庙中，很多也供奉过永定河神，但目前只有三家店的龙王庙保存了下来。”老人告诉我：“每年的阴历六月十三是河神生日，这一天，三家店龙王庙要给龙神河神焚香上供，大摆筵席，到时村民都要到龙王庙吃寿面，为河神祝寿。”他在谈起给河神过生日时，显得兴趣十足，兴致盎然。



村里热心老人的背影

站在龙王庙前，我边听老人的介绍，边恭望着庙中的一棵老槐树，幻想河神生日那天正是炎炎夏日，但有河神的佑护，有遮天蔽日的这棵老槐树的佑护，三家店的百姓，一定是欢天喜地，笑声喧天！

庙门一个没进成，但我切身感到三家店人向善的佛心，从为我义务当向导的老人身上看到了，又从另一位耄耋老人的身上看到了，我更看到了窖藏这里的原始淳朴和崇文的可贵。

我说的另外一位老人姓李，应该说他是三家店古稀以上老人中最有学问的一个。据乡亲们讲，他早年毕业于北京9中，毕业后在京西一所小学当了一名小学教师。他一生都住在三家店，对三家店的了解，就像熟悉自己掌上的指纹。

那天他坐在家门口，和我一聊就是一个多小时。什么王家大车店，什么恒太常麻铺，什么村东至村西三里街巷上的客栈煤场，仿若如数家珍。他边追忆着三家店昔日的繁华景象，也回味着他年轻时的青春岁月。那种表情的美好让我艳羡不已。那种热情的状态让我无限感激。他的追忆，甚至让我一闭眼，幻觉便可见古朴民宅、沧桑古槐以及昔日古村落曾经的辉煌。以至于离开老人时，每一个院落、每一扇院门、每一块砖瓦，我观察得都是细之又细，恐怕疏漏一丝一毫的细节，恐怕愧对老人那么长时间为我的介绍。

顺着老人的指向，我看到了不少古朴大气的老宅。东街路南78号院，就是典型的一座。这座宅院，是“义源记商号”原址。木制的门板上刻着“忠孝持家远，诗书处世长”的

楹联。门前的抱鼓石和门楣上的砖雕刻有精美的吉祥花卉，昭示着院主人的富有和文化品位。还有一座古宅，大门上镶着铁皮包裹着的“照妖镜”和“太公在此、诸神退位”的“字符”，则昭示着院主人浓重的迷信色彩。另在一处老客栈，大门两块门匾上斗大的“礼为门，义为路”六个大字，则昭示着院主人重礼重义的人格色彩。细观这些古宅，还留存着刻有大量精美砖雕、木雕的门廊、拴马石和影壁……所有这些历史的遗存，无不彰显着三家店深厚的文化底蕴，也记录着其往日的兴旺和繁荣。

其实游历在三家店，也有不少遗憾陪伴左右，有些遗憾甚至演化成声声叹息。诸如75号院，这座由36间房屋构成主次分明的两进四合院，旧时属于殷家。在这里，我见院落的大门开在西南角，大门与倒座房相连，门前有雕刻精细的门墩石一对。黑漆的门板上，刻有楹联“孝友征家庆，诗书启世昌”。从这副楹联可以看出殷家期盼以孝治家、以文济世的美好愿景。进入大门，东西房都有精美的跨山影壁。二进院与前院之间正中有大门楼一间，全院条石铺甬道，青砖墁地，并然有序。后院则是殷家长者居住的院落，在院的东南角有通往煤厂、账房的大门。但如今，这座宅院已经变成了乱糟糟的大杂院。一位带我参观这里的大哥告诉我：“殷家大院的主人殷海洋过去曾拥有天利煤厂，想当年北京西直门以及天津卫都有他的分号，那买卖做得可大了。”但当我见到如此标准的二进四合院竟是如此的景象，不觉摇头叹息。

“兄弟，到山上的二郎庙去看看吧！那



村东口街景

里可以俯瞰全村和永定河风景！”那位大哥把我从感叹之中拉回了现实。我也在想，三家店的庙都拜了，虽然哪一座庙门都没有进入，但最后一座怎能不拜呢？于是便向村北山上的二郎庙漫步而去。

早先，我在都江堰拜过二郎庙，那是祭拜秦代修建都江堰的功臣李冰次子二郎的。也有很多地方的二郎庙是祭拜二郎神杨戬的。我不知三家店为什么也要建造一座二郎庙，这里是为祭拜哪个二郎我更是不知。我只知道村北这座山叫猴山，于是便胡乱猜想：村南有永定河，修龙王庙为镇水，而村北修二郎庙，莫非是为镇山吗？

胡思乱想之中便来到半山腰的二郎庙。

来到二郎庙，最不用担心的是进不了庙门，因为二郎庙荒凉破败得早已庙门全无。进入院中，满目残垣，处处狼藉。院中的两块石碑歪躺在地上，仿佛睡去了多年。我心想，如

此破烂不堪的庙宇，还能镇住猴山吗？

失落中走向二郎庙后面的山坡。立于高处，极目南望，心渐渐从失落中慢慢走出，继而变成倏然的亢奋。我担心这瞬间情绪的大起大落，会伤害自己的身心。但视野所及，又不得不壮怀激烈。

放眼三家店全景，屋瓦皆叠，蔚为壮观。极目永定河，水阔湛蓝。偶有水鸟飞上天空，与白云齐飞。我内心感叹：天蓝蓝、云飘飘下的三家店，虽然失去了不少旧时热闹繁华的胜景，却平添了今天许多的时尚与祥和。倘若今后悉心加以保护，三家店的未来，一定会更加美好！

下山时，嘴里又哼哼唧唧着京戏《三家店》的唱词。只是哼哼唧唧而已，一切与古村落三家店无关，与五味杂陈的心境无关。

(编辑·韩旭)

e-mail hanxu716@126.com